

泰西新史攬要

泰西新史攬要卷之二十

英國馬恩西元本
李提摩太譯

上海蔡爾康芝綴述稿

土耳其國

即唐書所稱之突厥也歷代相傳仍其本名乃近年來華人之譯書者不明古史誤譯作土耳其其音同根誤也其如古義何

耶穌降世之時有韃靼種類人之名曰匈奴者往來游弋於裏海以至中國之間皆未知教化爲何物昔者西國有作史之人以若輩未受教化且面目又猙獰可怖也因言匈奴眼小而眶深鼻之塌幾與面平又寡髮而無鬚此殆如獸族之人立而啼者歟其深惡而痛絕之首又謂匈奴爲狐狸之遺種不宜齒之於人類及至述其勇力稱其醫畧則又衆口一詞謂爲人莫能比匈奴又善於乘騎無論至駿至劣之馬一經鞭策無不順效馳驅他族中人亦莫之及也性好戰而人數又甚多歐亞兩洲人無不懼之中國之西北方因嚴備匈奴之故至築長城四千

五百里尙仍恒遭其毒害甚至予以竺幣許以和親幾若隸其藩服邊
患始覺稍紓則其悍可知矣○匈奴之跡忽靡常或猝向南侵或
突趨西擾又喜闌人往言未經之地搶劫官民之所有直至搜括無遺
始飽其慾壑而後去有一部落之衆南犯博卡喇者

在今中國新疆之西北方

之而不去旋改其名曰突厥後亞刺伯人之作史者述此事云世界中
所有之地無有再美於博卡喇者匈奴雖獨古勝場然究不能久享也
西歷六百二十二年

中國唐時

亞刺伯之談罕默德出世

卽回回教之祖也西人名之曰穆罕默德

教其亞刺伯人云我等宜令徧世界之人盡皈一眞主方爲回滿功德
亞刺伯人信之四出傳教不服則威之以兵於是西方人之信從回教
者幾居其半旋又折而東行意在削平東方諸國及至博卡喇與突厥
頻年交戰卒之突厥不能禦降於回人仍任突厥居於博卡喇並

不加以驅逐然突厥人幾盡爲回人之奴僕一切惟命是聽不久突厥人悉還回教矣○突厥踞博卡喇而有之之後三四百年間面目既易而爲良善情性亦變而爲馴擾然當其執父前驅之際則既有一身都是膽之概且忠心耿耿等閒不肯作降將軍回教王加劣夫愛之用之爲親軍有積功升至總兵者更擇其尤使之專管一省如中國唐之節度使今之巡撫也者且又有在回王之左右爲貴近之大臣者昔年突厥粗悍無禮之氣一变而溫文爾雅且又靜默寡言今突厥人仍有此風西歷一千餘年間中國五代時突厥人又爲博卡喇美地之主

突厥既受回教之教化垂數百年已迥非昔日之人矣而尙武之心則依然不改逞其勇畧不論東西南北恒以開邊爲上策其往東也則開亞細亞洲甚遠之地一千一百年中國宋初又往西行得小亞細亞及叙利

西諸地於殺拉生人之手猶太國之都城曰耶路撒冷者回教與基督
教人皆視爲聖蹟所留珍而重名之也至是亦爲突厥所得其得小亞
細亞也但隔英程一里餘之海面卽羅馬國之肯思丹東都也羅馬東
帝見其氛日逼心甚懼之迭以告急之書徧致歐洲各國請協力以禦
突厥并言突厥人皆奉回教所到之處恒與基督教爲仇吾輩宜悉力
拒之毋任鴟張狼顧云云是時東羅馬國實有危如累卵之勢然改歸
他人爲主則其時幸尙未至也○猶太之耶路撒冷既爲回教中人所
得又聞回人中無論殺拉生無論突厥凡遇基督教中人遊於耶路撒
冷以觀聖蹟者必共虐待之於是歐洲迤西各國俱隨基督督教皆含忿莫釋又
聞游歷人之行囊屢遭若輩之劫掠基督大主教爲回教人掉其髮曳
過各街市而禁之於獄中西人本稱耶路撒冷爲聖城故於救主耶穌

死而復生之處建一禮拜堂至是回教人常入堂中肆行騷擾基督教人不敢入堂禮拜歐西各國之人心愈不平皆謂突厥逞其勢力以踞猶太猶可說也乃伯其民人既不循理又屢以非理之事凌辱基督教民是可忍孰不可忍遂欲合兵以逐之然前後凡二百年之久雖恒有西兵東至猶大俾回人有不能安居之苦乃突厥終不肯讓致歐人之死於行間者積至二百萬之多歐洲遂不敢出兵以至亞洲突厥益志得意滿屢發亞洲兵以逼羅馬東都其始尙有所顧忌不敢竟占羅馬及見歐兵不出遂於一千四百餘年中國用兵渡海而西羅馬人望風奔潰肯恩丹城昔之爲羅馬東都者遂爲突厥所得今則爲突厥國都城矣○突厥人既佔羅馬國之東京而驕武之心仍未能已累年用兵於歐洲幾有氣吞全歐之勢當時歐洲東南各國又因互爭教權之故不能

同心合力以禦寇氛突厥人既至惟有國自爲戰似此零星之衆豈能敵狼鷄之師甫閱數年喪師辱國者紛紛見告如希臘國之全境與其四圍之海島盡爲突厥之所竄食塞爾維阿本羅馬之屬國也竟改爲突厥之一省地又歷數年波斯年地方暨啞吧呢啞地方亦爲突厥所得開迷啞者本屬於意大利國之赫羅亞海口突厥又奪之恒加利地方諸小王共爭王權突厥乘此機會割恒加利之一大地旋鯨吞至啞喇啞又至謨大鼻均爲突厥之藩屬逼令歲時貢獻方物旣而埃及國亦稱藩於突厥遂遣重兵圍攻奧斯馬如國之維也納都城

突厥之君卽今俗譯之土耳其王也累代相傳未嘗易主其國語尊之曰蘇丹譯言主也一國之中惟王爲最尊不徒有治國之權兼有主教之權如天主教之教皇也者國教兩權悉在主之掌握國中更何人

敢與之抗歐洲東南境及東羅馬所屬之地既盡歸突厥之屬則國外亦無人敢抗之矣乃意大利海口之對岸有一種人名曰問吞諸竭鈴者處於萬山之中爲戎馬之所不能到而其生齒又甚繁歷四百年之久恒與突厥相齟齬迨至十餘年前歐洲諸國大會於德京相靈許問吞諸竭鈴王爲自主之國突厥人益不敢逼之矣○突厥之種類今華文已譯作土耳其基而不知其又名爲屋士曼也屋士曼開邊之勢先於俄羅斯者數百年物極必反理有固然一千五百七十一年明隆慶五年突厥發大隊兵艦直趨意大利海面之黎琴境於是飛泥雪及耕羅亞兩海口之兵會同西班牙與教皇所派之兵船合力禦之突艦敗而遁此蓋突厥騷擾歐洲以來大敗之始也自有此敗強悍之勢遂日以衰凡昔日欲攻何地卽得何地開國寢廣而權日以加者自有此敗遂日以

制土耳其蘇丹

即突厥王也

見他國無得遂覬覦之處旋改而肢削其民官

吏之弊亦復積而愈深民人雖有地畝不敢耕種雖有房屋不敢安居生齒日見其少國用卽絀此而患貧○基督教興回教之影禍屢久而不息昔日基督教之屢見削弱於回教者至是而基督教人大逞報復之意恒加利人首先恢復故業飛泥雪人遂突厥國駐防之兵回希臘波瀾國人勝突兵數次遂各漸復其所失之地更有俄羅斯人歷代以突厥爲大仇不滅其國心終不能釋然

第四節
突厥得地之廣

突厥累代猖獗其所得之地土財產皆可寶貴其幅員之廣袤大於法國者三倍其天氣則不寒不暑其地脉則不瘠不磽卽以不善耕稼之人處此秋成亦極豐稔所謂不稼不穡胡取乎三百廩兮者土人視之直虛語耳山中沙際黃金燦現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水銀則如泉之不

擇地而湧出煤鐵鹽銅并金類諸物內地及沿海一帶亦甚繁殖突厥人職此之故可與歐亞斐三洲通商務於富國之道大有裨益

匈奴之苗裔初得美地以安身之際務以權勢壓其民相沿至今仍以權勢踞其地考中國宋代之時有諾爾曼部落人自法蘭西至英吉利遂佔英國之地久而久之彼此互締婚姻水乳交融不復能分賓主惟突厥則不然其爲匈奴種類與博卡喇等處之土著如水之與油永遠不能相合其初到之際已有自奉之一教凡不隨其教者不但賤視之且仇視之然猶曰有主客之嫌也乃至今已將屆千餘年依然故我是誠何心故及考其國中生色之處實惟基督教人是賴如力門雅力基係東督教中之一門及猶大人皆在突國中開設銀行希臘國人希臘人與羅馬人同則在其國中爲商人爲水手其餘各教門中人又有爲之耕地者裨益於

突良非淺鮮至於突厥之本族人則皆奢華嫵情其淫蕩又不可言喻
問其日食所需則曰恃農人也而乃視基督教中之農夫竟輕之如糞
土如何相反乃爾國家猝有戰務彼奢華嫵情淫蕩之人則可言之過
省戰勝攻取不遺餘力及至罷戰而歸則奢華如故也嫵情如故也淫
蕩如故也且萬事又不顧人之疾痛痼疾而惟己意之所適也乃其性
情又不知樂愁苦之氣終身現於眉宇苟有人告之以事則又心氣和
平喜於聽受種種情狀皆出人意計之外其人亦不之知心之良友及
其一堂聚坐往往相對忘言則又何故歟大抵突厥之教偏於不喜求
新自名其教中之經卷曰富爾干尼歐人譯其意而傳譯華文則果然
二字之義也其國中治民之律例亦各採之於果然風俗之所尚亦備
載於果然突厥人皆曰果然經中所定如此吾儕萬不敢改查果然經

中所定之律例大都出於亞刺伯之蠶人況已在一千二百年之前目下既立大國豈復適用其中更有永不能行之事乃突厥人皆一成而不知易其愚誠不可及矣又其國中永不用畫工刻工則因回教之經與不准刻印不准畫圖也其醫學則至爲鹵莽又因果然經中不准有剖屍驗視之主也欲瘍醫之精進其可得乎若夫泰西格致之學主爲精遠突厥人則從未一爲查考

回回雖以教爲名而全不以學校爲重里巷之學塾亦復寥寥無幾塾中書籍舍回教中經典而外幾於一字不留

土耳其國之波蘇蘇黎有基督敎人居之勤讀不輟先已立

有學校章程尤爲美備其總督學校董事之人悉由民間公立近二十年來更益之以修學中弟子員皆彬彬有育才也

○突厥之婦女

幾全不知教化爲何物其有奩資者購取幼女畧教以主持中饋謹守閨門諸小節俟其年屆瓜卽售之於富室以充妾媵

土耳其人某省有賣名以小兒得賣者

少女四十餘口

藉此得獲厚利黑海裏海之間有一省地曰姪兒姐山水清淑即使小家

碧玉姿色亦多嫵媚凡蓬門未識綺羅香者有人出資贖之儘有囚首
喪面之雛娃及送至肯恩丹都城教導數年然後加以薰沐被以香澤
娟娟此豈楚楚可憐旋有富家郎物色得之寵以專房甚至貴族之子
弟王家之支庶無不奉爲至寶且竟有由妃嬪而冊立爲國母者夫以
風塵賤質而可躋於副笄六珈之列可知爲國母亦復未需教澤一
國之婦女靡然而從風也固也卽曰自有所以爲教者而其大旨則務
在狃其故智不許私自變通以視他國之與時俱化者不可同日而語
欲求與他國並駕齊驅也其可得乎

若取突厥之風俗詳列爾語英國人觀之必共疾首蹙額曰似此之人可惡已

極萬不可再爲保護以長澆風矣英人豈不登書言矣

厥之類風俗俗不可勝道吾不願再行紀載以污吾筆

突厥之視其民也非其子弟而其仇敵也國之大政蘇丹獨掌之民之

身家性命皆蘇丹之所有、非民之所有也、又強迫其民、務從其回教、乃有基督教不爲法令所懼、則多徵其應納之糧賦、始或有安身立命之處、然蘇丹若欲得其業產、仍可任意強奪、別無定律可援、不能與之辯論、蓋回教之制度、但有保護本教之律、他教人若亦蒙保護、卽屬格外恩施也、然蘇丹之權勢、雖曰大莫與京、而足以爲民害者、更酷烈於蘇丹、一國之糧賦、掌之於一人、其人先代察民納諸國庫、然後有詞可藉、以虐待子衆民、凡征收之浮冒期限之迫促、銀錢之挑剔、皆出人意料之外、至於大小各官、並公門中各等人、無不常向民間、肆行婪索、賕私狠籍、國家並不一問、推原其故、則因官職之皆由賄得也、君輩以官爲生計、既耗買官之資本、自應取償於小民、於是敲朴追呼、竭力於收回官價、且尙就餘財、以爲異日歸田之用、故如貿易中人、忽獲厚利、或

求田問舍翁今歲多收十斛麥，往往遭不法之官吏，誣以重罪，甚至致諸死地而沒其財產以自肥。此概指回教及他教人而言。若專以教論，則突人既奉回教，無論爲非作歹，皆可恃本教爲護符。其奉基督教者，回教中人平空毆辱或竟執而殺之，官不能科之以罪。人有目爲回教者，則曰此回教相傳之科律也。凡信奉回教者，得一機會，以殘殺基督教人，即可謂功德圓滿。彼基督教人不肯皈依真主，即屬劣民，以皈依真主之良民而殺養民，豈能妄擬罪名哉？倘基督教人與突厥人訟，祇許突厥人詳細供訴，基督教人不許別有剖白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突厥人又可誘拐基督教人之子女，強逼改從回教，亦不能指爲有罪。至買人爲奴之惡習，突國至今仍復遵行。總之突厥之視基督教人，皆宜聽其指揮，不論事之曲直，斷不許與突厥人爭論。若其民欲安居無

事別無良法、惟有愁窮歎苦、冒入貧民之列、始可僥倖保全、況突厥所轄之人、實遭肢削淨盡者、業已過半、亦不必冒充貧民矣。○歐洲人之論突厥者、皆曰、以治國之法、爲殺人之盜耳、地球之沃壤、向之無與比倫者、今已彌望荒蕪矣、地力之足以養民者、今則生齒之數、有減無增矣、查羅馬國爲突厥人割據之時、戶口繁衍、今已少去三分之一、故游歷其地者、由今思昔、輒不禁喟然長歎、謂彼如之人、何忍而出此、若及今猶不改圖、此日尙有孑遺者、異日將無噍類矣。又查昔日著名之城邑、小民度日之易、令人豔羨、今則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往往有古時勝蹟、沉埋於荒煙蔓草之中、銅駝荆棘、觸目傷心、又從其肯思丹都城、往東至安古拉地方、相距數百里、凡此入不餘年間、村莊四五十處、今亦無有一人矣、若往黑梅那海口而去、一百五十年之間、凡村莊二

百餘處亦無一人矣、但以思梅那而論、則三十年前、尙有男女八萬名口、今僅四萬一千矣、又思梅那之南、嶽提牙海島、八十年前、約有男女五萬名口、今則僅存一萬矣、有歐人某、遊於突厥國之北省策馬行二百餘里、見其地脈之膏腴、非言可喻、而氣象愁慘、終日恒不遇一人、又自其北境而南、野田零露、中百草萋萋、上刺馬腹、迨將抵肯恩丹都門之外、始有道路之可循、叙利亞波斯兩境、有隙地焉、兩面距河、大可資以爲灌溉、而荒廢日久、如舊石田者、十居其九、突厥人淪沒亞洲之地、至於此極、豈尙有人心者乎、其國境之介於歐洲者、如嘩喇咖如磨稻芽兩省、今已劃分爲羅美尼亞國者、地脈亦殊肥美、然尙有人墾種之者、亦僅二十分之一、與亞洲不相上下、蓋自往古以迄來今、自一邑以推天下、從未見有如突厥之荒謬者、亦未見歷數百年之久、天心宥

第八節
俄人垂涎
突厥

忍能如突厥之猶存者嗜異矣

俄羅斯歷代以來恒欲得突厥人之肯思丹都城及其沿海諸地古識
流傳亦皆謂突厥人之全地不論遼早必屬於俄及究此識之造自何
人起於何代卽博雅者亦莫之能知也八百年前突厥人猶未踞肯思
丹也有從安梯凹

卽殺利亞昔年
馳名之海口

至肯思丹者其行李中有一琢成石馬

當時已視爲奇古之物及察其腹鑄有古篆云俄羅斯台得肯思丹既
而突厥人至亦知有古識及鑄於奇器之文心常惴惴而俄羅斯人則
絲是而肯思丹必爲我有之心事機猝起運會適來必興大兵以
圖殘滅愛烈珊德皇第一嘗云俄羅斯全國中僅有一人不願佔突厥
人之地伊何人伊何人卽朕弟也尼古喇士皇則曰朕之本意不必定
欲甘心於肯思丹但吾輩間必有不得已而爲之者夫世有欲阻俄之

不滅矣者試問阻水之入海能乎不能兩皇之言皆可深長思也況其政令之暴虐歷久不知悔改其國中卽常有激而思逞之人俄人知之必曰此機會之又至也時哉不可失故凡英民之揭竿爲亂者俄羅斯必陰助之使之自相殘殺漸歸於無可容身之地而後已前後一百五十年之間約在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大統業已數見不鮮矣且於唆聾突厥人不服其主之外又興師以與之戰相見於疆場者業已九次若無歐洲他國出爲阻止欲突厥之不應此識語也豈可得哉豈可得哉

英國歷代執政大臣皆以爲歐洲不宜有霸主故以裁制威權一策爲枕中鴻寶聞俄羅斯有欲得突厥國之心卽謂俄若佔突微特歐洲不能相安且恐英之獨受其禍夫地中海之東若任一微弱之國凌夷其間則彼此皆無罣礙倘轄治其地者一日改而爲強國則英與印度往

來之路設有中梗爲患豈可思議故英與他國有所交涉恒設法以保
突厥俾不致爲人所侵蝕有時特命大臣調停其間猶可說也有時竟
遣大兵爲之護衛今雖已知其爲勉強之事初非出於自然而陰悔之
然歷年以來恃爲長策不知其用兵幾次傷害幾人矣究之其所維持
而調護者不過欲使地球第一無理之突厥人一百餘萬五十年前曾有人云大約歐洲
巴全洲中有突厥人二百七十萬乃至今而減半一百十五萬人可見其消以苛
亡之速大以突厥之害歐洲垂四五百年而伸絕其種類亦事之可幸者也
待其不同族類之人及大半不同教法之人八百萬耳嗚呼英之保突
厥國者害突厥人也且使無窮之沃壤成爲不毛之地也吾不解恒求
有益於人之英國徒以預杜害己之故而保此宜早覆亡之一國是何
小哉一千八百七十六年駐紮突國之英侍愛署申呈英國執政大臣云憤仍欲
援古例以理今事其畧言突厥之人未備受五分之教化者也故言理情和
之事時或在所不免如目下殘殺波羅嘉屬等暴害教民之類亦其一端但我英既
保護之於昔日以免禍及於已爲今之計似不得不曲爲體諒仍遵舊章辦理云云

第十節
希臘不服
突厥

原愛慕之意蓋謂亡理茂義之凶番既與英國有所裨益其即宜保護之也吁在我後之人論及此事必有責英以但顧國威而不知民害者天心全昧公道何存雖欲爲英諱而不得矣

英國之稍渝初志者僅見於希臘國不服突厥之役突厥當中國雍乾嘉三代之際虐待希臘不可言喻希臘雖隸其藩屬而以不能忍受之故叛服靡常俄屢陰助之而遭突厥削平之際益加以殘酷之法殊覺可憐故希臘之恨突厥日深一日一千八百二十一年道光元年希人大起突厥不能定者累歲歐洲各國見希臘之叛突厥莫不心喜但皆坐觀成敗不願興師相助乃突厥待擄掠之希人非斬殺淨盡即沒入爲奴於是逞其殘暴凶悍之志盡滅希人幾及其半前後交戰七年之久希臘國人煙斷絕土地荒蕪於是英法俄三國互議妥洽馳書突廷限令不許再擾希臘而令希臘明屬於突厥每年入貢一次希臘內政悉由

自主亦不計突廷干預此一千八百二十七年

道光七年

七月事也突厥蘇

丹得書大怒曰此係突之內寇與他國何干且希臘之民卽我民也豈能任人保護我惟知亂者必斬耳英法俄三國復語之曰汝所言者我等不知惟必欲汝立刻罷兵耳如其不然我等惟有徵調兵船以伐汝隨遣兵船至希臘西海之拿伐麗奴海灣是時突厥大隊兵船卽泊拿伐麗奴灣中其沿海口岸又有最堅之礮臺以護灣內各兵船然三國之兵船不之畏也卽入海灣向突厥兵船逼近停泊惟戰之成否皆未堅定各國君王亦未有宣戰之明諭英有一小船高懸白旗中坐一官欲至突厥兵船商議事務不料突厥人忽發手槍擊死英官英兵船衆兵見而大怒雖未有主將之軍令各執手槍以擊突兵此蓋如小人之無端肇衅也諸戰船忽大起交戰歷四點鐘之久突厥國兵船五十二

腹掃盪無遺船中突兵七千名盡沈入海此一千八百二十七年

道光七年

十一月二十日事也

英君主述及拿破崙奴才之戰即言以此不幸之事實屬意外也亦不到殊可憐也當時英皇素以保護突

國爲要著他人亦無不知之

從此希臘國得脫綱羅遂成自主之國歐人

見殘暴無大理之突兵大敗於英莫不歡喜○突厥與俄積不相能希

脂既歸自主之後蘇丹益恨俄人刺骨緣事又觸怒俄皇一千八百二

十九年

道光九年

俄皇忽派兵十五萬人以攻其舊仇突厥亦竭力禦之膽

量甚雄然究歸於無用俄既擊退突兵攻破礮臺卽有高山峻嶺亦不

能羈戎馬之足爲時不久突厥人之肯思丹都城外英程八十里

合華程三

百四

十里已有俄兵駐紮且沿途亦無可以攔阻之兵○俄兵既至此地歐

洲各西國又恐俄亂歐洲全局矣英奧二國合力以與俄理論俄若不

聽則英國海軍提督部下各兵船皆已調齊大有氣吞俄艦之勢俄人

正在得意之際突遭英奧之阻撓於是自相計議謂突兵敗衄至此肯
思丹都城已在俄之掌握是突厥業已削盡顏色我又何求何必畫蛇
添足以開罪於人遂許突和而予以重貲蘇丹無奈之何揮淚而簽名
於和約約中言突厥之地割歸於俄者若干突厥之銀賠償於俄者若
干約中并有一條云俄人之流寓突國者不能受突厥官吏管束自有
此條突厥即有無數拘攣羞服之苦即塞爾維阿一省受突厥之暴虐
者亦歷有年所民間無以自存至是亦不准突王干預其內政○自有
此役突之衰敗日甚一日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道光十九年埃及國亦思自
主俄又私助之突厥不知也遣大兵往定之不料埃及已得俄助大獲
全勝突人更遣兵船往伐埃及更不料突之海軍提督祇爲身謀甫抵
埃及之亞力三打大海口即以全隊弁兵降於埃王從此以後埃及雖

尚存突屬之名實則皆由自主矣。

英法二國既保突助突於開迷亞

見第八節

皆自今伊始突廷必自知已

過能聽我輩以整頓國事而體貼人心矣英廷遂使語突王曰貴國之

民不論其奉回教抑奉基督教斷不可再有歧視突厥不特一一允許

且執禮甚恭曰此誠理之當然也乃言猶在耳事已忘懷立約之時突

厥所許之事與英廷命意不同且無論是何用意突厥人直視此條爲

廢紙約中雖許英整頓國事不一其端其公家之大宗糜費亦許一律

刪汰然事過之後分毫不遵如業已忘卻者然歐人皆謂突既蒙英之

保護自必有感恩之心且英亦不求其酬報惟囑聽從英語以救突民

故英人亦料突王必能按照條約惟或在遲速之間耳豈知突人不但

不願照行且知英有助之之心旋向英告貸多金英人又竊計之曰突

既思整頓各事必先耗費巨金我而不允恐不能成人之美遂許之突
王見英廷之慷慨前債未了且再借三借不一借豈知其所借去之款
非整頓國事也專爲其王家之人便於分外奢華浪費也且初次借銀
之際突既不用以興立求新之工作即不能如期繳息故再借之銀大
半歸還前息耳事至於此突廷前後共借英金一百四十兆鎊約合銀五萬六千萬元
爾然後英國始知其大弊逮英王再欲求貸英廷即毅然不許至於前
借之款已屆歸趙之期問其何以償還英王曰從前曾向本國民人稱
貸及至向索之日以無錢二字了之民不敢有後言今待英亦可如此
遂聲言我已無錢不能償還矣

英既爲突所騙而突厥又有一大難波施年省海蠅哥飛拿省均有基
督人突厥之回人過於苛待至於不能忍耐於是一千八百七十五

年

光緒元年

兩省人各叛其主歐洲他國仍力勸突廷不可再行殘殺若波

海兩省之民實有屈抑必應妥爲整頓始克相安兩省人卽云我輩有

三事要突厥一求王於基督回回兩教人一律看待一欲去包繳糧賦

之弊民間應納租稅悉照定額徵收一本省完納錢糧各歸本省公用

突廷無奈派回回基督兩教中官員從長計議咸以爲突若能改其故

態自仍可相安無事然突厥受病太深無可療治波施年海峽哥飛拿

兩省之民皆知國家屢次自食其言萬不敢信且正在互商之際又有

塞爾維阿省明發宣戰之令以助波海兩省俾不再受突之虐政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

光緒二年

四月間勃而忌里亞民又不能甘受暴虐英

國卽僱突厥蘇丹速籌善法以安頓各省之民不然殆矣不料蘇丹誤

會英人意見不以良法安民而以嚴法殘兵卽至勃而忌里亞省以兵

中十四日
俄不列

力剿平之平之則亦已耳又在此一小省中行殘暴不堪之事爲近日歐洲不論何國之所未有其兵之至基督教村莊也搶其物以萬計焚其屋以百計殺其人以千計婦孺衰老良民無一免者又不但殺人已也更有各種之慘刑有違於禮拜堂者斷誅無赦其在路旁被殺者無人理葬不免有狐犬之食人皆目不忍見耳不忍聞○幸也英國有一報館名曰日報者訪明一切殘暴之事備錄報章倫敦並各西國之人見之下怒不可遏皆謂突厥以非人類施有突厥之方邦中人寄寓於英者即致書於日報館爲之剖新謂兵戈以至良民或不受難安有似此慘酷之事貴館未免過聽云云然若輩之所言皆出於心中之逆料日報之所錄乃出自目中之親見雖有爲突厥者人不借也

英廷當此時始知歷年所保護者其心地實不可救藥徧國人亦駭

異恨怒皆痛誠突厥之非人英廷亦不敢再率
之人若俄人必欲懲之亦其自取之禍耳俄皇
喜曰是又俄滅突之機矣遂以已意布告各國
曰突厥既不解治民朕今欲與歐洲諸國
合力同心相機度勢先奪突以治國之權如諸
國不願辦則俄獨自任之歐洲各國得書曾互
商一以共勸蘇丹按理改章而蘇丹竟不聽此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光緒二年十二月間事也
他國知蘇丹不可以理勸遂各袖手作壁上觀
俄皇則遂於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光緒三年
四月二十四日降旨伐突俄兵即向突邊進發
查突與俄分界之處水有丹牛波江陸有巴勤
嶽山皆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突兵若
守禦得法俄兵豈能輕過不料突厥國防汪
之官並未豫籌戰事俄般揚帆徑渡突軍未
鳴一礮是年六月二十日俄登陸又愁巴勤
嶽

山之險乃難離峻亦似無人守禦也者七月十四日俄兵過雪蘭卡嶺小有交鋒不足言戰於是俄兵卽至羅美連省

俄兵既到羅美連突厥始如夢初醒以向日之總管兵部大臣年老昏憤立禱其時改派年力富強之大員遂可卽日出師其時俄人以突厥不敢抵禦預如殘廢之人遂不設備甚至身入重地而不及覺假使突厥有熟諳軍事者圍而攻之加探襲取効耳俄聞各路突兵已聚一處俄提督不得不退至嶺邊幾至全軍覆沒突厥瓦思曼提督又率精兵在羅美連省之潑賴拿道擊臺掘濠溝以禦俄軍潑賴拿四面皆山地勢亦極險峻○俄突兩軍相持五閱月之久皆以潑賴拿之得失爲勝負之樞紐瓦思曼瞻畧既侵計謀具備又無自愛其身命之心其部下各兵已有上壽之銘而又有入練之膽極聽軍令極耐勞苦俄軍以區

區一小地，駐延進兵之日，不勝忿恨，鼓勇前進。不料瓦思曼之精兵早已安排妥當，俄兵死者數千，潑賴拿仍不能破。俄皇改命拖得播益提督至突蓋，以其前在斯巴斯土撥曾感其人，可期得力也。拖得播益既至，相度形勢，謂潑賴拿一地可以智取，不可以力攻。遂調大隊俄軍，築長圍以絕其內外交通之聲息。且糧道由此斷，突厥雖狼食盡必降。然瓦思曼仍死守不去。語人曰：潑賴拿吾之墳塋也。旣而滿地有未埋之屍，滿屋有垂絕之人，兵心將變，不得不率其部眾奮力突圍。但到此地位，孱弱已不能支。雖猛戰，點鐘俄軍之圍之者愈厚，又不得不擲兵於地相率投降。此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光緒三年十二月某日事也。守潑賴拿之精兵被擄及陣亡者過半，其尙苟延殘喘者，必舉潑賴拿以降於俄。○此數閱月中，赫雪龍卡嶺之俄兵屢遭突兵迫逐而究無濟於

事迫俄破，俄賴拿後之數禮拜，遂有俄兵三營欲踰嶺而合於大營，乃山路崎嶇，非有水而極滑，即有雪而極深，重以氣候嚴寒，死亡枕藉，但聞已得潑賴拿，共費我兵全國無處不可得，故無不興高采烈，冒死前進。既至羅美，連遇突軍之攻，雪隘卡嶺者，業已前後無援，亦不得不降於俄，其數多至二萬名，擲下軍械，後如山積。此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光緒四年正月間事也。俄軍既得大勝，速向肯思丹進發，及到雅笛拿，泊見突人惟有求和一策而已。○是役也，突厥人自始至終，仍率其舊俗，殘暴不可言喻，偶得勝仗，不照他國收管敵人之規矩，但使得入其手，即行殺卻，或更予以令人難受之酷刑。俄兵之在戰場中已受傷瘡者，亦照舊例驅逐之。俄人雖知突人殘待其兵，至於此極，然不但不尤而效之，以報深仇，且更送受傷之突兵入行營之醫院，與受傷求治之俄兵一

體看待歐洲之人無不稱頌皆謂俄突之典兵者一以暴心一以仁心相去直如天壤也

突國既爲俄敗欲覲顏爲城下盟良非易事乃英國諦息宰相尙宣言曰我英不許俄滅突又欲任突仍治理其舊日所管之地乃突國不能照舊管地則突民之幸也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光緒四年七月十三日歐洲各大國宰相大會於德意志國之柏靈都城共商大局旋定議以爲突厥所轄歐洲之地至爲廣袤今姑仍准其管理但大削其在歐之威權俾漸成疲弱之國其巴勒欽山之北有曰勃而忌里亞省者許其自立爲一小國每年納貢於突而不許突廷干預其分毫之內政巴勒欽山之南有曰東羅美連省其民本多奉基督教卽立基督教總督以治之其民仍屬於突然省內之政又不准突廷絲毫干預頗意大利海面之

閱在萬頃餘人。當百年之久，常不服突，而出於戰。今許其立國，且加給以地羅美連、塞爾維阿省，亦准爲自主之國。波斯年省海蠅哥飛拿省，則交與國。治又有伯沙喇畢省者，初本俄人之地。二十三年前，突人奪之於俄。今則還之於俄。此省中本有羅美連所管之地。今既還俄，須由突補還以他地。除此之外，又有日龍吐恒者，曰卡爾士者，曰阿爾大噉者，皆在亞細亞洲之內。今亦悉交於俄。英既代突講和，須有利益。突將地山海之雪補螺蠅島，交與英國。又有突人所管亞細亞洲之地，許英爲保護主。突又允許，以上各地准英整頓名事。○初戰之時，突敗者，其地共八百五十萬名口。若連諸屬地而計，則有一千二百萬名。自戰之後，屬地皆成自主，勃而忌里亞波斯年海蠅哥飛拿雪補螺蠅島，已屬於他姓。塞羅美連既改新章，早晚亦必歸自主。凡

四五百年前，歐人所占之廣土衆民，既久受其苦累，今但有四百萬人歸其治理，況若無英人之援手，再有機會，可乘彼突厥種類人早已不能轄歐地歐民矣。歐洲各大國於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在柏靈立商者，並未禁止俄人于預巴勒嶺山鄰近諸省之事，於是俄人時明時暗挑唆其民，不久而東察美達與勃而忌里亞皆大懼，議欲合而爲一，請勃王雅力山大爲新國之王。此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事也。俄羅斯見雅力出大立一新國，並不與之熟商，卽行逼令退位，勃民心大不悅。

泰西新史覽要卷之二十一

英國

馬思西元本
李提摩大譯

海蔡爾康芝紱述稿

美國

美國

第四節
西休

此百年中大西洋西岸忽由治國一新法萬國之人皆甚留意一千七

百七十六年

乾隆四
十一年

有素隸英國之三百萬人不復英國約束之成法

自立一新制度即以美洲之名爲其國之名彼既無開疆拓土之心其
旁亦並無疆鄰故水陸兩途皆不必養兵以防衛於是安居一洲之曠
地立法以治之共享太平之日當時歐洲各國不過著名之數十族分
地以轄治其所獲之利必耗之以養無可悉數之兵士而此名之族之
爲帝王者不令其民安居樂業占家食之吉得務農之益偏常令與人
交戰受無窮之苦此蓋全出於帝王之私意也美國人乃力矯其弊務

第三節
一千八百
一十二年英
美之戰

與歐洲帝王歷代治國之法適相反○一千八百

嘉慶五年

至一千八百

一十二年

嘉慶十七年

美國百倍太平任歐洲各國之大亂獨自置身事外脩

然無與然距立國之時未久入皆於英國苛待之事未能忘懷惟其君
華盛頓恒力勸美人當與萬國敦崇睦誼至英國爲美人根本之地尤
宜式好無尤美人化之願和者日衆故雖歐洲各國當時好戰如狂美
仍太平無事

一千八百一十二年

嘉慶十七年

英法二國戰船孔亟皆欲購截貿易美人隨

之而坐困查美國之土產歷年皆運至歐洲銷售得銀而運歐貨回美
洲循環獲利及至英法失和美船各開泊於海口幾成廢物美之絕大
市集無人來往皆蘇侵階而英國新立章程欲拘美船逐一查驗蓋恐
船中或有英民充水手以避徭役也美人心大不服○查船之事本尙

細微且亦易於刪改英國既知美人不悅於心卽命改章凡美商船隻有可疑之處先與美國熟商而不再恃其勢力強行查驗以爲事可了矣豈料美人積憤於心竟欲與英宣戰而不自知其未嘗練兵也有笑之者曰美國全隊兵船不能敵英之一艦乃不言和而言戰多見其不知量矣美人聞之仍不悛是年六月遂以戰書示英當時英有精兵一百萬海艦一千艘區區美國豈在意中而美人已兩次發兵至美洲之英屬坎拿大卻讓古其地英人行所無事不論美兵多少全救俘獲美人爲之發氣惟海中有意思想不到之得意事初戰時往往軍船出哨彼此相遇美國曾奪得英艦數艘英人大怒遂欲破其華盛頓都城卽以美君之名華盛頓離海口不過英程五十里英兵之能登岸往攻者雖僅三千五百人美國以重兵禦之仍爲所敗英兵入華盛頓祇加反手之易

遂據其宮殿勒令以重金取贖美人執不許遂縱火以焚之新凹爾連者美之南省也其人皆奮然而起謂今若不能擊退英人國將不保遂各努力報仇一千八百十五年嘉慶二十年正月初八日英提督怕肯喊姆甫在西班牙葡萄牙兩國大勝而來其部下有得勝之精兵六千人進攻新凹爾連美提督姐尅孫先掘一濠以阻戎馬又築一牆以衛士卒英兵聞美軍中善用百子礮然毫無怖懼整隊而前及至兩軍相逼忽見濠溝怕肯喊姆大悔曰我奈何忘帶浮橋乎一水盈盈欲渡無梁何以進取且美人皆在土牆之後爲英礮所不能傷英人露土牆外毫無遮蔽美人反可憑牆以擊英人頃刻間殺人如麻英兵不得不退事後檢點英兵共喪二千人美兵之傷亡者不過十四人耳○戰事至此兩國均已糜爛其民美人乃深悔前之無理取鬧行成於英英人本不欲

戰自無不願言和且歐事雖已暫定日後仍恐不免用兵何必徒勞於
無益之美於是訂立和約彼此息兵查英美二國交戰歷三十閱月之
久不過爭查船之事已屬可異乃讓和時此事竟一字不提尤可異也
從此以後美國又萬事太平恒專心致志於開墾國中之新地統計前
後五十年間之興盛實爲亘古以來普天之下所未有一千八百六十
年咸豐十年美人編審戶口畢開列清冊并開明國中一切大事之清單不
但各國觀之以爲奇不可解即在美人亦自覺出乎意料之外蓋歐洲
各國歷代之興本所恒有若以美國爲衡則美人如奮足疾馳歐人如
植立不動此豈猶可以尋常道里計乎且不獨人事之大興已也下而
至於六畜等而至於土產無不大興○美之始立國也但有八十三百
萬耳及至此時幾有三千二百萬人此節係查考一千八百六十年八月清冊而成至一千八百九十年已有六千二

百萬餘人
亦歲有增益

至所畜之馬可以助人力者多至六百萬匹助人力之牛則

二百萬頭乳牛八百萬頭其餘驢騾之類一千五百萬頭羊二千二百

萬頭積三千三百萬頭此六畜之繁孳也地中之產亦極盛一年所出

之棉花幾重英權一百萬墩皆歐洲人資以爲用者也以十年計棉花

已增一倍而其糧食則年出西量一千二百兆斗

每西量一斗若以麥而計合重華權四十一斤

黃煙一物於十年之內亦加一倍每年計重英權五百兆磅

每磅合華權十二兩非金

鎊之約

四兩也

可以行船之水道共長華程一萬五千里鐵路接長華程九萬

里其中六萬六千里亦於此十年內造成織造之貨如絨如布是時年

值英金四千萬鎊欲施教於民也設立書院學塾共十一萬三千所出

長塾師共十五萬人住院入塾分別讀書之大小學生共五百五十萬

人國家緣是而給帑者每年共費英金七百萬鎊又有講道之堂五萬

四千座通計各講堂內可坐一千九百族人又有報館四千家每年共
出報一千九卷○初立國時共合十二部而爲一國至是則增至三十
四省其舊意瑪拿省則購諸法蘭西福照利達省則讓諸西班牙退克
沙省嘉利福尼亞省即舊金山則奪諸墨西哥又有內地游牧之土人往往
讓其所居之地於美而願爲美之屬民於是所轄之地共有英程三百
十萬方里合地程三十二百萬
即三十一萬方里然其已墾之地是時僅五分之一耳五分之
四全係赤荒論者謂此皆沃產也積而不用他日國家之利豈有涯哉
美國之大病爲人所鄙而薄之者在於蓄奴一事南省人蓄奴多至四
百萬彼此可以互賣盛頓鄰城中亦有專作水販生涯者大都從阿
非利加洲購取黑人其女也則使之爲婢操奇計贏自成一業甚有視
黑人如牲畜羣養弄息以致蓄者美貨之大宗惟棉米煙三物皆役使

黑奴以供操作至國家待奴之律類皆偏於苛刻較轄治常人之律大不相同竟有難以言喻者國家一切權力皆掌之於白人即以萬分酷虐之事凌逼黑人黑人亦不取以委屈之故真官而請伸冤○美國屬於英人之際英人以南省荒地甚多無人耕種故常往斐洲購買黑奴運送美國使之力作美人心竊非之故其立國原委之初稿中有一條云我之自立爲國也因英國之販黑奴來也立國之後數年美國賢君如華盛頓如姐飛生如哈迷吞皆謂買人爲奴之俗實爲可惡斷不可日久習染而美人之好善者亦多知其不合於理各願改此澆風○但持之日久尙無定律販賣奴才一業已成極大商務況昔年種棉之入尙未得軋去棉子之法一人之力終日勤苦只能揀得淨棉花一磅及至英國新創火輪機器紡紗織布需棉日多美國北省一巧匠亦造成

一機器輒去棉子較一手足之烈相去不可以尋丈計自此以後美人以種棉爲大利之所在民家若有地一區而畜黑奴數頭便可由小康而成大富英人以英地素不產棉美棉雖發運日多尙嫌不足於是居美之人之畧有田產者見產之四週皆屬荒地益購黑奴竭力開墾棉花之出日多大富之人亦日衆○南方人見生涯鼎盛皆藉黑奴之力更以畜奴爲樂幾於舉國若狂或有勸令收結易轍者不特皆不肯聽且設計以阻撓議論此事之人久而久之若有人在南省敢直言其不合於理者甚至不能保其身命被毆被害之事更屬數見不鮮總之黑奴一物實爲利藪習俗相沿牢不可破且財既多矣衆皆趨承富家翁漸無有指其謬者甚至傳教於南省之士亦復同流合污恒語人曰黑人皆至愚極劣無人驅策萬事不能操作又引經文以自文其過云古

之聖人亦有奴僕。明是天意使然。今我等何爲獨不然。故教士亦有黑奴。若黑奴有不忍其毒害而逃者。其罪重於盜竊主人之物。而衆皆斥責。矯然自異之人。謂其人自此事爲澆風。而必欲去之。若天意必不能容。○英人在美洲時。不但南省有奴也。北省之新英國亦有之。倘有人買一黑奴。贈於北方之教士。教士即謝而受之。其餘之人。概可知矣。及美既自立爲國。北方之晉奴者甚少。緣黑奴本產於炎熱之地。強令其居於北方苦寒之地。又加以蠶拙不善禦寒。遂延歲知有病之人。不能操作也。南方氣候與黑人相合。以南方人畜奴日多。○北人雖不畜奴。而於南方人之畜奴者。漸亦不謂其不可。蓋南方人既多。雖北省之美人。不但隨之而獲利。且南人之種棉。恒向北人預借資本。而付以重利。種棉既成。運北發賣。又在北方買貨回南。循環周轉。生計日充。北

人既因南人而獲利飲水知源故買奴之事亦不願改○爲日既久北

人天良發現皆覺蓄奴惡俗如芒刺之在背必欲去之而後快於是忽

有多人同時痛言買奴之弊一千八百三十一年

道光十一年

正月朔有以

印書爲業之加利生立一報館專議蓄奴之事而欲去之美人聞所未

聞一旦加利生創議及此衆皆感動未幾而北方人欣然相從一倡百

和剴切動人又有同志之十二人立一釋奴會嗣後三年中美國共立

釋奴會二百處及至十年之久即有二千會著書立說晝夜講求不憚

辛勞不避繁瑣南方蓄奴之主人既皆藉奴力而享大福遂視釋奴會

中人如仇敵而北省人之與南省蓄奴人爲友者亦助之以禦釋奴會

撥獅燈地方有一女釋奴會一日諸善女會議之際忽有衣冠濟楚之

男子入內大譁非拉德飛鴉地方人九肆猖獗甚至殺死黑奴燒燬房

屋而北省釋奴會公聚議時往往有人入內滋擾實屬大失體統○南北互爲黑奴一事垂三十年之久遂成美國最爲扼要之事凡北人之論及此事者憤懣恨怒之形爲從來所未有或有謂南奴之家爲非復人類者於是有奴及無奴之省遂如水之與油斷難合併其官於南方者設百法以慰南人既允南人之請若有逃奴官爲緝捕送主又爲之開墾邊地特令南方廣種棉花多用奴才但北人不喜買奴之心年深一年釋奴會中人遇人騷擾措詞更爲激烈謂渠等以勢力制人不講道德不知理義然釋奴會既出死力求釋黑奴南方奴主更挾狠心以抗各會彼此又立定主意皆謂忍死不敗初心水火之勢釀成國事之憂矣

美之君臨一國者歷代多南方人亦有非生於南方者然必與南人同

六十年舉
君不治

心合意是南權重於北權也。一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又值重舉新君之歲。北方人乘此機會計釋黑奴。南省之畜奴者云我等省中皆可自注爾等亦可在北省爲主。各不相謀可也。及至舉君時。大半舉林肯爲君。林肯本北人。又自幼卽以畜奴爲不合者。今爲美君。南人大震。

南方畜奴之主既見林肯受舉爲君。知黑奴必將盡釋。而其心斷不能甘。惟有向美廷告退。不願合爲一國之一法。溯各南省合國之初。與北省之命意迥乎不同。故其告退時。直如自行解散。不肯自承爲叛。此視各省合而爲一。以立新國之時。美人已分爲二班。一謂國權若不能專。恐各省易於離散。故必欲美君執掌大權。一謂國權過重。各省必如歐洲之人受君上之役使。故欲省權重於國權。兩班之人相持不決。其自稱爲智士者。尤斷斷焉久之而北省人多言我等立國雖出於各省之

自願但業既合而爲一斷不可離而爲二南方諸省人則大半與之相反謂各省皆有自主之權欲合則合欲分則分耳何不可之有○南人既有此心今又知北方定有禁止買奴之舉其告退而別分一國之心遂一發而不可遏南嘉祿利拿省人素無忠心遂於一千八百六十年威豐十二月二十日首先發難旋有五省卽日效尤如僑爾嘉如雅拉巴瑪如密雪雪皮如魯意瀉拿如福祿利達紛紛告退又閱數月又有五省相繼解體如斐節尼亞如北嘉祿利拿如天乃西如鴉撒沙如退克沙皆是此十一省之地約有英程一百萬方里卽華程一千萬方里約有中國十二省之廣袤白男白女六百萬名黑奴三百萬頭共別合而爲一國聲言若北省人仍欲逼令強合惟有以兵力威之耳

北省人初聞南嘉祿利拿省人離畔之報以爲如草寇之竊掠不過歷

數禮拜之久即可削平。毫不爲意。不知數月而後。實已相繼解散。難以
文告相勸諭。不得不命將出師。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
一日。北省所派之兵。既到斐簡尼亞省。與南人大戰於磯拿殺。兩軍皆
捨命忘生。南勢漸卻。北人自以爲必勝。不料南方又有兵來。北兵本未
精練。又太少。而不敷調遣。遂大潰。○南人既勝。益恃其兵力之雄。視北
省如草芥。北省既敗。始知全國已失其半。危險至極。不可視爲解疥之
疾。然誓必平之。卽下令民間。凡有自願出戰者。速至兵部報名。此論一
降。無論貧富。咸羣結隊。相率投效。不旬日間。勝兵百萬。議院則議定此
事。關係乎國之存亡。不論耗費若干。務必竭盡心力。使南人不復反而
後已。

南方糧食本足。不待運之於外。但南人於製造工作等事。不甚講求。所

需之槍礮藥彈衣服藥餌等物全恃外人之接濟又必需先發棉花黃
 煙至外國變易錢文方能有錢以購物若使築長圍以困之俾不能與
 他國通往來南人即無從措手不戰而屈計無有善於此者故美廷於
 開戰以後之四以美君林肯即發封口之旨畧謂自今日始叛省各海
 口不准一船進出違者以賊論此旨既降直至議和之日始再開口南
 人大困○南省有自北而南之長江一道曰密雪雪皮通流至墨西哥
 國海面南方諸省以有此江也又分而為東西兩半部密雪雪皮海口
 有一埠曰紐屋梁紐新也紐約之義亦同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同治元年四月間北人奪
 得紐屋梁南人即不能與他國通且南人既失海口則密雪雪皮江即
 甚險要其同叛各省中魯意瀉拿退克沙鴉嶺沙三省俱在江西北人
 若得此江即可劃此三省人與江東省彼此不能相助南省人知關繫

重大竭力拒之於密雪雪皮江口然北人不畏也從海口漸進而北但

存斐克斯婆一礮臺格蘭脫

後爲美
君者

時爲提督已奪江面各關隘今至

此又以重兵困之若得此臺江西三省遂成孤立一千八百六十三年

同治二年

七月初四日被斐克斯婆北人以重兵堅守之南省遂竟分爲二

東西消息不通○北人在長江中戰勝攻取之時北省又有大軍恒在

南省北界與南人戰南人以斐節尼亞省之烈七門爲都會烈七

於借墨私河之濱離北省都城華盛頓不過英程一百三十里南

立都會北人更切齒腐心恨不能立刻驅之出烈七門於是派兵二十

萬人破禿馬河以馬克賴蘭爲提督軍中應用之物無一不備辦齊全

南省命李爲提督率領南兵拒之於烈七門之外但李軍不如馬軍遠

甚馬克賴蘭提督部下之兵二十萬距烈七門不過十餘里忽覺心有

所懼不待南人之逼卽命北兵拔隊齊退南人以爲怯而追之連七日
不息馬軍雖退而殿後之師仍與李戰北人屢獲勝仗然李提督雖屢
敗而仍奮力追逐直至節沒土河知北軍有兵艦以爲護衛始不敢再
逼○南兵見馬克賴蘭不戰而退無不興高采烈遂從間道至北省思
攻華盛頓都城華廷促召馬提督星夜退回協同守禦兩軍又血戰於
馬利攔省李提督兵太少不敢久戀而退馬提督仍用舊法不攻李亦
不釋李率師緩緩逼之美廷務欲倍道進攻恐馬提督之法不善一千
八百六十二年同治元年十一月北軍易帥

開戰之初美廷於黑奴之事甚不易辦北人皆知大戰之禍實因黑奴
而起他日國家必盡釋奴以除弊且從南北交戰而後南奴往往成羣
北去其主人雖正攻北省而無如奴何南省白人既反北人固不肯發

回良奴然何以爲安插此一難也畜奴之省又不全反美廷若出新章恐得罪於不反者或不啻逼之同反又一難也故不得不詳細斟酌庶免大禍之蔓延○北人既經戰陣之苦早共決計云南省人既先起兵我不得不藉兵力以懲之於是是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同治元年九月林肯君諭云南省黑奴余已全釋之矣自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同治二年正月初一日爲始其反叛之各省凡有黑奴概令其爲自主之人各地亦任意往來與平民一律此諭既降黑人三百萬如暗青天惟北省畜奴之人既不反叛故林肯君初不釋之各黑奴仍須恪守舊章任由各省爲主然所釋者雖僅南奴其實人人心思皆以爲遍國黑奴萬無可以久畜之理甫越數月戰事尚未大定北方畜奴之良省並北方逼令歸降之兩南省自願全釋諸奴然美廷猶恐其禍根之未絕也議定豫杜之法一

千八百六十五年同治四年美廷於國家定律之中增入永禁買奴一條於是買奴之大病悉掃而空夫南人之反叛本欲廣蓄奴才也不料天心悔禍特借其反叛而盡釋之

北人見南人反謀已決竭其全力令全國中人凡能勝兵者盡來助戰至戰事將畢之時北省有兵一百萬名兵船六百艘北人更願出資以備國家之稱貸國家製造局則晝夜鑄造戰械至爲匆迫歐洲各製造廠亦爲之代鑄軍械夫美本太平之國素不養兵者也今忽成五洲萬國中第一多兵之國且各兵交戰數年戰法俱已精練水陸各提督以次統將盡顯其用兵之大才然後一國舉之爲君如格蘭脫如細爾繼如拖馬思如瀉禮丹皆當時大著威名之提督也○北方既有多金又多將才南省日見衰敗有四省地幾被北兵截斷出入之孔道間有商

船知若能入口則所載之軍械衣服定獲重利於是有潛渡而入者然
危險萬分輕於嘗試之人究屬寥寥無幾於南省毫無所濟漸至萬事
萬物皆已缺少國庫亦已空虛其藉以周轉者但有空額鈔票人雖不
願領取然舍此更無所得故無論購物無論發餉皆用此票其海中則
並無兵船但有賊船二三艘假懸南旗搶掠北船中客貨金錢南省之
兵又係勉強迫充且知萬不能與北敵逃者日多○南人之艱難至此
然李提督並不灰心百出奇計皆足令人慕而效之李提督亦明知其
無用而使後之讀史者謂南方非無能人則於願畢矣戰之第三年北
方屢次遣兵以攻烈七門不料盡爲李提督所擊退且不但退之已也
直渡破禿馬河者一次深入北境至嘉西玩耶地方一千八百六十三
年同治二年七月間南省之兵戰於吉帝思波累三日不止第三日李提督

聚其部衆爲一陣，冀以全力破北兵。乃事不由人，反遭大敗。檢點全軍死傷及半，蓋自開戰之始，以迄於今，未有如此挫敗者也。李提督歎曰：「天亡我也。」星夜退回南省。從此北方諸省永無南兵之跡矣。○是時美廷派格蘭脫總督北兵，見李既退，即星馳而至南省之東北。人皆謂格蘭脫此行可一戰成功矣。李提督聞北兵將至，念部下僅存六萬人，萬不能與力敵，而斐節尼亞省之萬山叢中，有一曠野，遂匿其中。一一預備以俟。格蘭脫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三年五月初三日，格蘭脫率精兵十二萬過辣必丹河，踪跡得之，遂與李提督連戰八日。李用掘濠自衛，法凡師行所至，從不輕動，但飭長夫速掘濠溝，而伏其兵於溝中。兵既入溝，以地爲蔽，一人不難敵二三人。格蘭脫訪知其法，即繞李軍之後，李不得不轉而後，拒然到一新地。又已掘就濠溝，格又繞出其左。有李

亦仍用前法苦戰將及浹旬格蘭脫之兵共死三萬人南兵亦死者甚多惟格蘭脫之兵雖死仍可陸續增調若李軍則死一兵卽少一兵再無有補之者矣○格蘭脫往南急追李軍皆拒之於南各就距烈七門六七十里之俾得埤安營北人竊計明日再見一陣可定爲末戰矣格蘭脫且先截斷李軍之鐵路俾南省各內地永不得添兵送械以濟李軍李提督遂大困而格蘭脫又常與挑戰使之不得休息且恃其人多凡北軍之進前者皆知李軍已在我掌握之中而李則知南兵已在極危之地部下弁兵雖尙有敢戰之膽然大半皆自覺斷不能勝○不料兩軍之在俾得埤者竟相持至十閱月之久彼此互攻彼此掘濠若積諸濠而總量之約長芴程四十里合華路一百二十里其最近之兵可以覩面而談然南兵無一降者北人無論何物皆無欠闕格蘭脫若有所需已

立刻由鐵路送至其息諦配脫車站離大營不過英程十一里

合華路三十三里

且別有車輛以供運送若南兵則不特飲食艱難且可以入伍之人皆已全數在營卽欲再行徵發非老弱卽婦稚耳而況卽使有人又無兵器載胥及溺其何能淑格蘭脫見李兵日少一日深恐其黑夜潛逃卽使逃至遠處仍可踪跡得之然究不免虛糜歲月也於是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九日領營而出四面環攻竟破李提督中樞一礮臺祇李軍而爲二李提督不得不退警報傳至烈七門烈七門之主先自逃遁又越數日李提督卽使其兵釋械而降於北通計南省之亂前後凡四年至此始悉就平定從此美國自東海以訖西海自北境大河以訖南境西哥海悉告太平

南省人雖早知不能敵北省人然猶竭盡心力至實在無可如何始肯

罷去其時大權全失萬萬不能倔強一切悉惟北方之命無敢不遵南人本因欲畜黑奴始叛美國至此則黑奴已早行開釋永遠不能再蓄然若無美之釋奴會欲滅此風則奴終不得脫北方既有禁萬人爲此一事彼殺沙場美國萬不能再任國中仍留此病南人知其如此從今以後亦無意於再畜奴才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李提督有云我欲保南人以後必遵美國定例必善待黑人且凡事亦安分守己

守國法

○北人雖獲大勝然待南人以殊恩並不予以懲罰但言我惟願

嗣後南北如一家耳已往者不咎也且不但本國之必合已也又必與各國合似此至訓言猶在耳不料又有至可憐憫之事出焉

林肯之爲美君也既位滿矣

美例爲國君曰伯理璽天德以四年爲一位如官之一任也者位滿之後則另舉新君或有連任者

而國人又舉之以連位連位之後致禮拜即往格蘭脫大營北軍大勝時林肯君亦在前敵南都烈七門降北之日林肯君在街閒行既而攜

一童子之手同人烈七門美人皆謂此時之欣幸當無有過於林肯者而不知林肯悔思日後共敦和睦之道目前並無歡喜之心其禍降人也毫無怨恨之念亦無懲罰之謀常語人曰欲豫備將來之亂務須以恩愛慈善之心結之而已故論美國歷代之爲君者自華盛頓之後民所尊而重之者無過林肯林肯最能設新法以安人俾南北同心直如兄弟而惜也正在療治國病亟盼良醫之日而大星炯炯遽墜九霄也○烈七門降後之數日華盛頓都中有演戲以申慶者林肯君棄本不喜入戲院此日見美民皆大歡喜自念若不親往恐辜民望遂以俯順輿情爲重親詣戲園萬不料正當袍笏登場之際有南省戲班中人名曰布忒者潛在林肯君座後取出小槍離林肯君之首不過數寸忽然開放彈子飛入其腦林肯君但低其頭坐而不動然從此已不知人事

至第二日清晨遂薨時一千八百六十五年

同治四年

四月十四日也○林

肯君被弑而後安福南方大非容易南方本有十一省各省舊官皆叛民所舉今不得不派北人往爲總管其所派之官容有乘機弋利肆虐南民者且南省之錢法又雜亂不可收拾雖交戰時北省曾聲言若有人以金銀借與南人者北省斷不認還故借款不甚多不謂新派之官反藉口於地方之公用向人稱貸及至入手而後侵用甚多爰有數省不認新官所借之新款亦有不給利而僅還其本者南人到處困窮元氣甚難速復○欲合南北而爲一又有一難焉則君與議院之不和也按照美例恐君若未經位滿遽行身故故議院中早於舉君時舉定一副君以防不滿必俟副君接辦故君位滿之日始可再舉新君此時之副君名曰仲生其爲人也不但讀書不多且意氣極重但有自己之主

見不由他人之參議仲生代位三年餘常與議院相爭論遂將安慰南北之大事置諸腦後又北省所定新章中有一款曰須認黑人與白人爲平等蓋指治國舉官而言且欲補入開國定制中南人不服及至事隔多年勸導者舌敝唇焦南人仍不服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六年格蘭脫爲君南省人始服此制從此以後南北合爲一大國彼此相安無出其右

繼格蘭脫而爲君者名曰海師歷一位凡四年並無歧出之事故南北諸人非有人強逼之和也相處日久和氣四溢自然而然也海師之時衆人所議者謂惟美國內外文吏之章程畧有弊竇亟須加以整頓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光緒七年美國又易嘉嘉飛爲新君嘉飛早已決計整頓仕途之弊惟賢君正在大有爲之時亦蹈林肯之覆轍慘遭弑禍其國

手卽欲因弊求官而不得者○美國本民主之國但其人亦分爲兩班

大約一爲民班凡事欲民爲政一爲官班謂百姓既已舉官凡事應由

官主

按卽上文所稱兩班之意也

歷二十三年之久所舉之君皆歸班中人一千八百

八十四年

光緒十年

官班中人不和民班中人遂得勢公舉克禮孛蘭爲君

當就舉之時允辦二事一減與外國通商之貨稅一整頓銓政似此命

意卽舉之爲君之人亦不甚服而官班則又和矣故一千八百八十八

年

光緒十四年

一再舉新君所舉者爲官班中人哈利生

美國之亂既定卽迅籌振興百工之新法從此萬事興盛更勝於前一

千八百六十年

咸豐十年

其民尙不足三十二兆一千八百七十年

同治九年

已增至三十八兆又越十年至一千八百八十年

光緒六年

竟將及五十兆

一千八百九十年已

有六千二百萬

卽此生齒以推知歐洲舍俄羅斯而外他國俱不及美國

也比年以來人數更增考美利堅從開國以來全恃渡海之歐人增廣

戶口相沿至今仍如故事歐洲各國無論日用暢運如英民生計窮困

如俄民地氣和暖如意民天時寒冷如艾斯蘭海島民島在英國西北無不以

美國地廣人稀人不足以治地資未受虞即可無憂衣食相率聞風

集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光緒十三年美人開報清單云十年之內共來客民

四百五十萬之多大半居於密雪雪皮江兩岸故江畔一帶所立各新

省其生齒之數十年中有倍於前者有二倍於前者則其盛可知矣又

者美國西省開墾之新地其土產所出必售之於東省中途各城市初

本地勢僻靜人煙寥落者今忽成極大市集如聖羅意一地前僅十六

萬人今即有三十一萬人芝嘉皇即近密西
年大會處一地昔僅十萬九千人今

即有二十九萬八千人至一千八百九十年則又增數倍矣然地之業已墾種者不過五分

之一。他日將所餘五分之四之地全行耕種其富豈有倫比哉。○近至
美國愛國之客民固已歲有所增而發運他國之土產亦復日有所益
一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出口土產值銀六十兆鎊一千八百七十年
同治九年值九十兆鎊一千八百八十年光緒十年值一百七十兆鎊是二十
餘年來不啻陡增一倍也乃其人口之係有大相反者百年前英尚隸
於英國英世爵指炭膏言美民不許製造貨物甚至一釘之微亦必購
諸英國蓋英之定制然也既而美自立國遂有報仇之心凡他國入口
貨物悉征重稅而督率其民竭力工作以冀日用所需全不仰人鼻息
彼外來之貨困於征稅之重既可逐漸減少美民不肯以重價購客貨
必轉而專購土貨豈知自有此令美人大受耗損凡必須購自他國之
物無不騰貴萬狀然以今日而論則美國已一切皆能自造適償其昔

之奢望於是美之入口貨物歲有所減從前英國運往美國之貨每年值英金四十兆鎊今不過三十兆鎊從前鋼鐵之類從英國運美者居其大半今全由本國開採以供鼓鑄從前所用之布買自英國者甚多今不但自己敷用且以其餘發往他國與英國相似以目下而計美有織布廠一千所織羊毛貨廠三千所織造廠中僱用工匠六十萬名鐵廠亦用工匠十四萬名每年所出粗鐵共重英權三兆七億五萬墩出銀年共英權七十兆墩皆我及英國之半

商人整治軍旅年需英金四十兆鎊其學校之需僅撥英金三兆鎊美國之廢於軍旅者每年僅需英金十兆鎊而學校之費則每年共撥英金二十三兆鎊雖費此多金以教其民然尚有四五百萬人不能識字其中大半居於南省之黑人子弟若北省之士人則大半已教之識字

矣。○至於教會一節，他國皆由公家籌給帑項，以供其經費。美國則不
發帑，教會有事，全由民間隨意捐輸。既不利派，亦不禁止，而民間無不
樂輸。共有會堂九萬一千所，堂中可容聽講道德之座位，凡三十兆人。
教會所有之房屋產業，據國中其值英金七十兆鎊。若以英國相提並
論，英之禮拜堂大約僅二三萬座，雖由公家撥帑助，尚不及英民樂輸
之多。

美國南北大亂之先，與他國通商諸貨物，用美國之船以載運者，共占
五分之四。既而美廷妄謂加重客貨之稅，即可有益於國。於是客商日
少，美商多不樂造船。又因失和時，南省之船往往搶掠北省之船而去。
故美人即將所有之船，多出售於外國。相沿至今，凡與他國通商諸貨
物，爲他國船隻坐收運之利者，仍有十分之七。統計美國商船不過

二萬四千隻開行一次僅載重英權四百二十五兆墩之貨耳若分而
言之其中輪船五千四百號其餘一萬八千六百號皆夾板船○美國
早年並無國債故於度支出入沛然有餘美廷但愁入款之多於出款
不料南北衅起戰不過四年之久忽焉大負國債幾及英金六百兆鎊
更多於入不敷出之國且不但此也年中付息亦甚重蓋因南北互有
勝負之日北省不能操勝算息不厚人不借也大亂既平竭力設法以
還債項今負人者已不過英金三百三十五兆鎊且續借輕息之款以
還前借之重息者亦見理財之法至於美之兵額不過二萬五千名於
軍旅之費甚少外此國用之所出雖覺日漸增多然每年不過應英金
六十二兆鎊而止其中付國債之息者幾占三分之一則國用實不過
英金四十餘兆鎊耳綜核目前諸大國之制度常年恒費無幾金費以

經軍務惟美國則方裕其饒殊可爲各國之師也